



我曾两次到过奈良，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想去看看一个地方，却都未能如愿。那便是“暴死寺”，庙不大，香火很旺，日本人似乎将“暴死”看作是“好死”，到了一定年纪甚至渴望能够“暴死”。就如日本电影《楳山节考》所表述的，老人活到70岁还不死就背到山上活埋。按中国的习俗，“暴死”则等同于“横死”、“恶死”，是“不得好死”、“不能善终”的一种死亡，极不吉利。所以同行的人坚决阻止我去参观这样的地方。但我们也有句“修死不修生”的古训，每个人的生不由自己选择，却可以追求“死得其所”，以一种较为自然和没有太多痛苦的方式告别人世，“无疾而终”地为人生画上句号，会被人尊为“高人”，“有后福”。

当下无论能不能“修死”，一活到七八十岁，恐怕都会想到这件事，何时走？怎样走？中国进入老年社会，老年人若想进入一个规范、稳妥的养老院，不比年轻人考公务员更容易。如果指望子女，那就得核算一番，假如自己是25岁得子，到85岁时孩子方才退休，在这之前有个短期的头痛脑热还可以，倘是长期需要人照顾，那可就不一定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了。现实逼得老伙计们对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不得不“修”，不得不“忧”。前不久去无锡参加一个活动，结识了一位智者，若醍醐灌顶般打开了另一番思路。此公大名汪开

泰，年已七旬，看上去不过60岁出头，面有光泽，眼有精神，却曾患高血压40年，糖尿病8年，胰岛功能几近丧失。最痛苦的是由于身体器官严重缺乏营养，周身奇痛无比，生不如死。多年来跑过多家医院，均无大效，这中间还把老伴送走了，可谓“破罐熬坏了好罐”。

正当万般无奈时，听说无锡安国糖尿病医院有一种自然疗法，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侥幸心理去试一试。不想试了五次，

欣然，信然！

蒋子龙

骨头缝里的奇痛消失，所有药都停了，血压和血糖还依然能保持正常，经监测胰岛功能也恢复了80%。去年秋天外孙高考走了，他毅然将自己的房子卖掉，把钱存进银行，用每月的利息在安国医院的对面租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钱还足够天天在医院吃营养餐，闲暇时在病房做志愿者，现身说法，为病人服务。我感觉他的经历像一个奇迹，他却说在医院里这不算什么，还有比他更严重的病人也被治好了。我称他首创了一种新的养老方式。他说用这个钱未必能住上好点的养老院，在这里却比任何养老院都保险，医生是根据我的具体情况配餐，我身体有一点问题立刻就可得到调理，把自己交给这儿心里一下

子踏实了，孩子们也放心。

我问他，现代人多疑，顾虑也多，你就这么信任这家医院？他说我的病是真的，我受的罪自己知道，而现在一身轻松是真万福的，我就是不相信自己，也相信他们。如果我在家里，不说的，单讲吃饭这一件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怎样清除水果蔬菜的农药污染，我弄不明白，弄明白了也做不到，太复杂了，防不胜防。到这里就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尽管放心大胆地吃，他们的果蔬有解毒机清洗，粮食跟中粮公司签的协议，保证是纯天然的，尤其是小麦，是这个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卓欣运，每年从山西老家的山上收购来的，他们与当地的农民订有长期购销合同，然后用石磨而不是高速的电磨，磨成九五粉，只去掉一点外皮，绝大部分营养都能保留。从山西运到无锡，光运费一斤就要一元。说句到家的话，这个医院就是我的福报，这儿的医生是我的贵人，到老了能有这么个依靠，是我的福气。

我被打动了，甚至从心里生出一种艳羡。人到老年有自己信赖的一个医院和牢靠的医护人员，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他的福气还得益于自己的真诚和对别人的信任，人总要想一些什么才能活着，才能活得好。自称什么都不再相信的人，其实也是一种相信，至少要相信自己真的是怀疑一切了。世间人真能做得到吗？

德国政府高官的退休金

桂乾元

最近，中国社科院《2012 社保绿皮书》有关国人养老金高低相差50倍的内容，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笔者根据手头一份几年前的德语资料，简单说说德国政府高官的退休金问题，仅供比较参考。

先看德国政府高官的退休金有多少：前德国联邦总理科尔退休时的月退休金为13000欧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三个德国教授的月均工资。这是迄今所有退休的政府官员中最高的，主要是因为他在任职16年，是德国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联邦总理。他的后任施罗德的月退休金只有8300欧元左右。从致力于监督、制止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德国纳税人协会”公布的数据可知，大多数德国政府部长的退休金在8000-9000欧元之间。

那么，德国政府官员的退休金是如何计算的呢？据“德国纳税人协会”透露，德国政府官员的退休金不是由哪个人说了算，而是有法可依的。根据相关法规，计算德国政府官员退休金主要根据三条：(1)退休时的任职工资，(2)退休时的公务员补贴，(3)同时是议员的，还享有附加养老金。具体计算时，则根据任职时间长短(至少两年)和退休时的年龄等，从任职工资和公务员补贴中根据法定的百分比提取退休金，再加以附加养老金。比如，任职满两年，年龄60岁以上，退休金为任期工资和公务员补贴的15.33%；任职满三年，55岁以上，退休金为任期工资和公务员补贴的20%；任职满四年，55岁以上，退休金为任期工资和公务员补贴的29%；任职超过四年，每多任职一年，退休金再加2.5%。提取退休金百分比的极限为任期工资和公务员补贴的75%。

很多人知道，德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一般场合(当然也包括在媒体上)，不要去打听和谈论别人的工资收入(包括退休金)，否则是不懂“规矩”的失礼行为。可是，德国政府高官们的工资和退休后拿多少退休金却是“透明”的，要接受纳税人和媒体的监督。所以，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指名道姓地列出某位政府高官的工资或退休金有多少的报道。

最后，再说说德国一般职工的工资和退休金：目前德国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在3000欧元左右，退休金略低于此。这就是说，前德国联邦总理科尔的月退休金(可以说这是迄今政府高官的最高个例)是德国人平均退休金的5倍不到。假如德国最低退休金为1300欧元(德国的“贫困线”为800多欧元)，他的退休金也是其10倍左右。

春回大地

(点绛唇)

陈平

春回大地，东风杨柳破嫩芽。昨夜雨下，九峰恰如画。回首日月，流光似水花。恨无价，锦瑟年华。今日当策马！



一个富商想摆脱掉小三的纠缠，各种招数轮番尝试，终是屡战屡败。最终决定花一千万杀人灭口，令曾经的美人迅速在眼前消失。但他的谋士给他出主意说，就送小三去读MBA，总之就是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果然还没毕业，小三已自动弃富商而去。据说这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甬管私下里情况多么糟糕，只要包装上市，自然就找到生路了。

那么转念一想，这其实也是情感危机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听到的许多桃色凶杀案中，女方被炸死或杀死的情形屡见不鲜。比较想不通的一点是，这些女当事人在大难临头之前，为何一点预感都没有？女人不是所谓的第六感都很好的吗？难道没有无端端地感觉阴风四起，自己危在旦夕吗？

无论是正宫还是侧室，都会遇到情事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这时候的女人就会想到同归于尽。于是大闹特闹，情况一旦恶化就有可能失控。还有一种人是贪得无厌，当年登上社会新闻头条的被炸死的小三，据称就有多处房产，自己的职务双级跳，家人也都从乡下投奔城里，但她还是要到有关部门告那个官员，还有更长的索要名单送到这个官员手上。直到这个官员痛下黑手，但是法网恢恢，即便是官员的亲威开着警车去做这件事，还是被一个路人记住了车牌号，最终东窗事发。

这样的案例在各地的晚报上并不见得多么出奇，而只要是人都难免会有贪念。但是招来杀身之祸却不自知，这就太不好理解了。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对周围的一切既无反应也无察觉。有一个灭门案就是妹妹找人一块杀了亲姐姐全家，理由竟然是姐姐拖欠他们的工资，对他们恶语相向等等，这个妹妹固然变态，但是多年深藏在妹妹心中的巨大仇恨姐姐就毫无觉察吗？

常言道，女人是最心细如丝的，如果加上灵性，这样的女人可能更受欢迎吧。所以一想到读MBA的小三，就感觉她好幸运，如果不是那个谋士，她还不是做了刀下鬼。总之无论在哪一段感情里，女人至少要懂得全身而退。男人若不想再给，就是杀人也不会给了，那又何必把命搭上。这已经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事关生死，当心一点，总是好的。

我想坐在山坡上，一个人，就这么坐等阳光逝去。现在的阳光那么美，我会想起许多事，想起曾经的美好。也就想起美好会一闪而去。一闪而去，想想多么可悲。有多少美好能留住？

一个人的山坡

徐长顺

坐在山坡，抬头看树，抬头看天空，抬头看那灿烂阳光。心里还是暖暖的。草木安静，风一阵阵，轻轻吹过。听到脚步声，似乎有人经过，却没有发现一个人。

一个人的山坡，一个人的思念。我坐着，想着。等待着，太阳一点点离开我视线。太阳似一个人，走了，还会来，它已经在心里！

在墓地上，人最容易被唤起的，是敬畏之心。且不说你是一个严肃的人，正派的人，感情丰富的人，胸怀宽广的人；即令你是个粗鲁的人，易怒的人，饶舌的人，没心没肺的人；或者是一个轻佻的人，好色的人，小心眼的人，搬弄是非的人；甚至是一个忌恨满怀的人，利欲熏心的人，心怀叵测的人，两面三刀的人……一旦踏上墓地，你都会屏息静气、低眉垂目，轻手轻足、轻言轻语。你平时再强悍、再骄纵、再跋扈，此刻也会变得平顺、缄默、温和。这是因为，你内心感到了敬畏。

这里是最简朴的地方，除了墓碑、甬道、树草之外，几乎别无长物。吹到这里的风是柔弱的，洒在这里的阳光是平和的，长在这里的树是孤独的，活在这儿的草是卑微的，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阴柔、纤细、文静。但是，你不论拥有何等了不起的过去，你不敢在这儿出格，不敢在这儿放纵，不敢在这儿撒野。你甚至会忘记你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会感到有一股天水般凝重的气场笼罩在头顶，胸中会陡然升起一种十分陌生的压力。这是因为，你内心升起了敬畏。

墓地上的敬畏

彭瑞高

世界上简朴的地方，聚集着世界上最复杂、最奥秘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使你不敢轻浮、不敢

暴戾、不敢无礼。它们就是——灵魂。灵魂不是绵软的、阴柔的、微弱的。它们坚硬、阳刚、宏大、凝重。它们那种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又无远弗届的神奇品性，永远令人敬仰、摄人心魄。它们在这儿排着队，等候着阳光的温暖，等候着雨水的滋润，等候着亲人的抚摸，还等候



着与你对话。你敢与墓地上的灵魂对话吗？

其实，一个人应该常常去墓地，与灵魂虔诚地对话。如果你是个善良的人，你可以告慰灵魂，这些年你又做了多少好事，帮助了多少穷人；如果你是个勤奋的人，你可以向灵魂汇报，你又完成了多少工程，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福祉；如果你是个弩钝的人，你可以祈求灵魂，让它们给你灵感，帮助你



紫气东来 (国画)

屠功明

这笨鸟起飞；如果你刚走上邪路，你可以乞求灵魂宽恕，让它们把你拨出泥淖；如果你已五毒俱全，你得赶紧向灵魂跪下，保证金盆洗手悬崖勒马。

在透明、纯净的空气中，鸟鸣都是如此轻柔；透过静寂的阳光，风声被过滤成薄薄的丝网，轻轻游荡在半空。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安静？因为灵魂在上空俯视，带着穿透一切、无可匹敌的力量。

好人们，常去墓地诉述心志吧，敬畏之心会使你更加执着，更加安宁；坏人们，也常去墓地说说心事吧，敬畏之心会引你找回人性，止恶从善。

1981年春，我接到由统战部转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竟是失散多年的堂兄从台北发出的家书。堂兄解放前去了台湾，从此一道海峡相隔。堂兄有一个女儿结婚后，恰好女婿在香港经商，便全家一起移居到香港。

1984年中秋节，堂兄和嫂子从香港启程，踏上回乡之旅，因堂兄在电报里嘱我接机的地点是上海虹桥机场或杭州机场，写得模棱两可，我自作聪明，独个先赶往杭州恭候，上海则让妻子去“守株待兔”，还自以为这是“两全之计”。未料，我在杭州机场扑了个空，工作人员告知：这趟航班改飞上海。这可把我急坏了，当年市面上还没有手机，无法及时联系，而妻子不认识我堂兄，也无功而返。我一边去当地统战部求助，请他们与上海统战部联系找人，一边租车连夜折返回沪。我催促司机加大油门高速行驶，快到枫泾一弯道时，由于车速太快，竟失控撞上一棵行道树，接着车子便陷入路边一条浅水沟，动弹不得。交警赶到后作了违章罚款处理，我的前额也被撞出了一个血泡，真可谓“瞎了夫人又折兵”。回到上海，堂兄和嫂子已住进了华侨饭店，但我心里总有些不安。

来而不往非礼也。1986年中秋节，我经公安部门批准去香港会亲，看望堂兄。考虑到堂兄年事已高，说好不要来接我，因此没有事先告知他抵港的具体时间。我的堂兄住在九龙荃湾，火车到九龙塘站下车后，还要转乘地铁，我按图索骥摸索着，但毕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半晌还是找不到地铁站。更令我犯傻的是，我听不懂粤语，用普通话问讯时，香港同胞也听得不十分明白。

香港寻亲记

范正青

不过，香港的出租车很多很方便，司机的服务态度堪称一流。正当我在街头徘徊之际，有好几辆出租车竞相向我靠拢，我就近坐上一辆皇冠牌车子，司机是一个中年女子，她露着笑容用纯正的粤语问我去哪里，我用普通话重复了几遍，说要去“荃湾”，她点了点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车子戛然而停，女司机示意我下车：“先生，到了。”我心里有些不踏实，就拿出纸和笔写了“这是荃湾吗”几个字递过去。她接过去一看，“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先生，这里是柴湾，不是荃湾啦！”哦，搞错了！“荃湾”和“柴湾”的粤语发音相似，一字之差，这可怎么办？

女司机镇定自若，还一迭声向我表示歉意：“我猜你是第一次来香港的吧？没关系，是我没听仔细啦！”说着，她叫我坐进车内，便熟练地掉转头，向荃湾方向驶去。途中，又生出一个插曲：在某路口等红灯时，我违规将头伸出车窗看夜景，被警察发现后，责令司机把车开到路边接受处理，警察一听我口音，便要出示证件检查，当时我那本“往来港澳通行证”，被严严实实裹在行李包内，一时无法取出，警察一脸严肃地问：“是偷渡来的？”警察要司机把车开到警署对我作进一步调查。好在我报得出堂兄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当警署拨通堂兄家电话核实时，我堂兄正要向警署报案寻我呢！香港会亲虽然一波三折，但值得高兴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司机，至今仍是心中抹不去的一段美好记忆。

十日谈

人生间事

已是2013年了，但签证官把签证日期错写成了2002年，明请看本栏。